

在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哲学的初始定向

陈 宝¹ 单传友²

(1. 上海政法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1701; 2.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 霍克海默认为,哲学的课题与使命在于重新开启社会哲学,社会哲学的目标是从哲学上阐说生活共同体中人类命运的兴衰变迁,解释物质经济生活、精神文化和个体心理之间关系。社会哲学必须同时吸收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优点,一方面,哲学对社会科学敞开,并提供启发性动力,另一方面,哲学必须吸收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融进经验研究。社会哲学的方法在于将两者辩证统一起来,实现持续的渗透式发展。社会哲学提供了新的哲学研究范式,指引了哲学研究的目标和方法,拓宽了哲学研究的问题域,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形成、演进和最新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也不无启示。

[关键词] 社会科学;社会哲学;法兰克福学派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13)05-0019-05 **[收稿日期]** 2013-01-12

[作者简介] 陈宝,安徽巢湖人,哲学博士,上海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单传友,安徽天长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

[基金项目]上海市教委“阳光计划”项目:资本逻辑的深层内涵与人的悖论式生存。(项目编号:112YG08)

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还是社会科学,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当第二国际将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经济决定论,等同于实证科学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等激烈地反对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哲学;当马尔库塞、弗洛姆等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后,将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人本化解读时,阿尔都塞则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前科学的意识形态,而是科学。这种争论在当代中国仍然持续着。^[1]因此,探讨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还是社会科学,如何处理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等问题就显得迫切而紧要。霍克海默认为,哲学应该成为社会哲学,社会哲学必须同时吸收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优点,将两者辩证统一起来,实现持续的渗透式发展。霍克海默的社会哲学为法兰克福学派奠定了研究路径与方法。理解和把握霍克海默的社会哲学对当代中国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社会哲学的目标与任务

霍克海默认为,社会哲学应该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或主要任务。社会哲学的终极目标是在哲学上阐说人类命运的变迁兴衰,其所关注的重点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生活共同体中的人们。

社会哲学意味着哲学研究的范式转变,其要求避免两种错误路向。一是对人类命运变迁兴衰的去哲学化的理解,这种理解主要肇始于黑格尔哲学解体后,哲学终结论泛滥,人们试图从科学、特别是从实证科学的角度来理解人类的命运。关于这一点,伽达默尔在《20世纪哲学基础》中曾精辟地指出,在20世纪,近代历史中哲学与科学之间旧有的紧张关系“达到了顶点”,人们“带着这样一个世界的意识而生活:这个世界以不可预见的方式变化着,而在冲突和张力中,我们则期望科学从其本源出发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只要问题涉及

避免疾病和改善社会条件,我们就寄希望于科学。社会依赖于对科学专业技能的盲目服从,精心计划和顺畅运作的管理理想支配着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甚至达到了塑造公众意见的程度。”^{[2](P111)}面对这样的时代意识,霍克海默则明确提出要从哲学上,或者说哲学必须占据主要地位,来阐发人类命运的变迁兴衰。二是从个体出发理解人类的命运,这种理解脱离了全部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脱离了个体所生存的共同体,这种哲学的典型代表就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从个体主体——此在的生存结构——“烦”出发来理解人类的命运,“在当代哲学,只有一种哲学激进地反对任何成为社会哲学的志向,并且完全在个体自身之内找到了真正的存在——这就是,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于时间》中——‘烦’处在考察的中心地位。”^{[3](P6)}此在是有限的、向死的存在,因此,这种哲学是一种悲观哲学。社会哲学反对任何一种在个体范围内追求幸福的生命阐释。

二、社会哲学的历史与现状

就社会哲学的这一基本阐释定向而言,霍克海默认为,社会哲学发轫于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哲学代表了其最高成就,或者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哲学。

在康德哲学中,虽然已经有了法律、艺术、宗教的知识,但这种哲学植根于单个的主体哲学,存在的各个领域被理解为自主的个体的投射。因此,虽然康德哲学已经有了社会哲学的努力,但就哲学性质而言,仍然不是社会哲学。康德之后的德国古典哲学一直致力于弥合“自主的理性”和“经验个体”之间的隔阂。“有限的人类存在和作为无限需要的自我之间的张力同样出现在费希特的自我的第一哲学中,这种自我在自我反思中设定其自身。永恒的应当——关于我们应该遵循我们的天职的主张,源于主体性的深度。哲学的中介仍是那种自我意识。”^{[3](P3)}换言之,费希特哲学中自我设定非我,仍是在自我意识的内在性中设定的非我,只不过是康德哲学的完成。

而黑格尔将自我意识从其内省或者说自我反思中解放出来,赋予其客观的形式,并从历史的角度理解自主的文化创造的主体。这种客观形式就是客观精神。“对黑格尔来说,客观精神的结构——绝对精神的文化内涵在历史中的实现——就是艺术、宗教、哲学——不再源于主体的批判性分析,而是源于普遍的辩证的逻辑。”^{[3](P2)}个别的命运只有在普遍的历史中才能实现,个体的本质的或实体的形式并不是由个人的行为来证明,而是在他所属的生命整体中实现。就此而言,黑格尔哲学是社会哲学。

这种社会哲学的基本建构是对独断的、自主的、主观理性的批判,希冀从在艺术、宗教、社会等生存整体出发,理解生存的价值与意义。虽然黑格尔也注意到了历史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各种活动往往源于伟大人物和每一个成员的目的、价值和需要等等,但一个特殊的目的,却只有通过与他人关联而采取着普遍性的形式,其实现同时也是他人利益的实现。因此,真正的人类的本质不存在于简单的内在性和有限个体的命运中,而相反,实现在民族、国家中。真正的现实性,就不是通常所认为的从每一个体的需要、目的、利益出发。只有个体参与其生活于内的整体,个体才获得现实性。

而如何达到现实,就需要哲学的美化功能。哲学希冀美化(transfiguration)现实,达致理性与现实的和解。“有限的个体只有通过理念的反思才能在国家中实现对他自由的概念意识。他(黑格尔——引者注)发现了他的哲学的功绩——并且因此,作为一个整体的哲学——在于这种中介功能。对他而言,这种功能也即表面上非正义的美化现实。”^{[3](P4)}质言之,只有通过哲学理念的自我反思功能才能达到现实。

由此,霍克海默认为,黑格尔社会哲学的积极意义在于,第一,这种哲学关注现实的方式不再是对孤立的单个的主体分析,而是要在人类的物质、精神文化等客观精神中去理解人类自身。第二,黑格尔赋予哲学以伟大使命,哲学不能停留在经验层面。哲学将我们提升到经验观察者的立场之上。第三,哲学的使命在于通过理念的自我反思功能美化现实,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达到对我们生存总体的把握。但同时这也预示了黑格尔哲学的解体,其核心问题正在于哲学的“美化”。这种“美化”,正如柏拉图的理念、康德的至善,最终将人类的幸福置于超验世界、彼岸世界,哲学也即变成了对过去的安慰、补偿,放弃了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探究

解放之途,成了一种“错误的乐观主义”。^{[4](P13)}用马克思的话,就是“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5](P318)}这种社会哲学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衰落了。

伴随着实证主义的兴起,“客观精神的形而上学被一种在乐观的、个体化的社会中的关于个体利益前定和谐的直接信念所代替。仿佛调节经验存在和在社会整体中的个体自由的意识不再需要哲学中介,只需跟在实证科学、技术和工业中后面简单地亦步亦趋。”^{[3](P5)}实证科学主导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但实证科学终究不能给予人们以意义与价值,其对生命的承诺终究是空头支票,人们在科学的时代内,并没有获得意义与价值感。

面对人的现实处境,悲观主义存在主义兴起。个体的生存被视为至上的、是直接的,而不是实现理性的目的,不是理性的狡计。然而,“个体的痛苦和死亡不断出现在他们赤裸的无意义中——这在天真相信事实的时代是一个终极的事实。伴随着这种个体主义原则不断加剧的矛盾——在给定的社会框架中个体幸福的未阻断的进步和他们真正状态的前景之间——哲学,特别是社会哲学,更加紧迫地体会到了需要召回被黑格尔推崇的尊贵的角色。并且社会哲学注意到了这种召唤。”^{[3](P5-6)}简言之,一方面科学的发展,社会物质、精神文化成果不断丰富发展,历史不断进步,不断给予人以幸福快乐;另一方面,在崇拜科学事实的时代内,人类却无法解决人自身个体生命有限性这个终极事实。个体生命却无法安顿自己的灵魂,无法寻觅到精神家园,无法给予人以终极关怀。这种矛盾呼唤着哲学,特别是社会哲学。

霍克海默认为,无论是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关于人类不仅是个体,而是处在社会多种阶层中的个体,还是西南学派舍勒的非形式的价值伦理学,他的关于给定价值的理论已经是对客观精神有意识的表达,已经描绘出了“群体”思想的蓝图,抑或是当代哲学关于人类生存意义只有在超个体的历史整体中实现,不管这个整体是阶级、国家,还是民族等等,这些哲学体系的重建都是社会哲学的当代版本。“新的哲学试图为道德和法哲学奠定新的基础以反对实证主义,几乎一同努力证明——超越于经验层面——人类的更高的、自主的、独立的领域,或者至少是一个价值或规范的领域,这个领域可以供有限的个体分享,但是不会降低到世俗的层面。”^{[3](P6)}因此,这些同样是将哲学引向一种新的客观精神的哲学,同样是将人类引向超越于个体经验的价值或规范领域,同样是对黑格尔社会哲学的重建。从这个角度讲,甚至新康德主义也可以视为黑格尔主义。“所有这些社会哲学的不同版本都在努力提供一种超个体的领域,对超个体领域的洞见,在其中,比我们个体生存更加的本质、更加的有意义、更加实体化。他们与黑格尔所提供的“美化”的任务是一致的。”^{[3](P7)}

然而,这些社会哲学的当代版本在激烈地反对实证主义时却陷入了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原因在于,实证主义虽然只承认科学分析的事实,在社会领域中,只承认个体和个体之间的联系。这些“事实”本身没有经过哲学的追问,这固然是他们的缺陷。但当代的社会哲学却“用某种实证主义之中的不可证明的形而上学的前提作为超越实证主义的根基。”^{[3](P7)}也即是说,各种维持这种整体存在的观点“必然简单地用另一种世界观、另一种形而上学、或另一种意识来代替,而对问题没有任何的实际解决。”^{[3](P7)}如果说,实证主义的事实概念是一种没有经过哲学批判的概念,也即是一种没有经过澄清前提、划定界限的概念,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概念,那么,当代社会哲学却用“另一种世界观、形而上学,另一种意识观念”来反对事实,比如价值概念、文化概念,而对这种另外的世界观、形而上学的来源和出处无法界说。关于这一点,卢卡奇曾指出,“‘文化价值’对历史学家来说成了自在之物。”^{[6](P235)}因此,这种简单的反对,对实际问题不可能有任何的解决。换言之,如果说,实证主义抓住的是未经批判的事实概念作为第一原则来反对哲学的理念,那么,当代社会哲学则抓住未经分析的哲学理念来反对科学的事实,这同样是无效的。因此,两者不是未经批判,就是未经分析;不是陷入科学的空疏,就是陷入哲学的虚妄。任何简单地反对哲学的理念和任何简单地反对科学的事实都是错误的。

三、社会哲学的方法与未来

因此,霍克海默认为,社会哲学就是要在哲学和诸多社会科学的基础上,同时恢复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有效性,以达到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真正解决。这就需要厘清社会哲学与作为实证科学之间的关系。“有人可能会反对社会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它是唯物的社会学,必须研究各种具体社会形式。这种社会学研究人类生存的具体形式,研究各种社会组织:从家庭到经济组织、社会福利到国家和人性。就像政治经济学,这种社会学能够做客观的判断,但是对现实性和这些现象的价值不能论及。这些领域当然是社会哲学研究的问题,并且是其处理的基本问题,但是没有普遍有效的真理交织于这些广泛的多样的研究中。”^{[3](P8)}也就是说,社会哲学应该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诸如家庭、社会、国家等等,并对这些社会问题作客观的事实性判断,但不能论及“现实性和这些现象的价值”。与之相应,由于这些领域是多样的、具体的、特殊的,因此,只有相对的真理存在于其中,而没有普遍的真理存在于这些客观的研究中。这种观念割裂了社会哲学和社会学的关系,因而事实上是不能成立的。

霍克海默认为,第一,伴随着当代学科的发展,学科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严格地在学科上区分社会哲学和社会学,“不可避免地存在独断、任意”。第二,更重要的是,如果社会哲学(关涉到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文化的意义、共同体发展的基础,社会生活的整体结构等重大的基础问题)是社会科学问题水库中被提前抽取出来作具体研究的问题残余,那么社会哲学也可能发挥社会功能(比如美化和神秘化现实),但这是无效的。换言之,如果社会哲学是在具体社会科学之后,将他们研究过的问题的残余概括总结,比如对现实进行美化或神秘化,这也是可能的,但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社会哲学不可能、也不能脱离具体的问题研究。“哲学和与之相应的专业科学学科的关系不能被构想成仿佛哲学处理的真正决定性的问题——在经验科学之外建构理论、他自己的现实的概念和把握总体性的体系——而另一方面,经验研究实施其长远的、繁琐的、个别的研究,这种研究分裂为一千种部分的问题,在无数专家混乱中达到顶峰。”^{[3](P9)}第三,割裂两者,必然导致在社会科学研究者看来,哲学研究可能在精神上是愉悦的,但在科学上却是无用的;在哲学研究者看来,必须要从经验研究中解放出来,因为,经验研究没有普遍性,而直接宣布普遍的结论。因此,第四,哲学和具体社会科学实践应该保持一种“持续的、辩证的渗透发展”关系。“混乱的专业研究不会专业研究结果坏的综合克服,正如无偏见的经验研究不会由将理论降低到无而产生。”^{[3](P9)}反过来说,就是无偏见的经验研究必须渗透进哲学理论,混乱的专业研究现状只有通过将专业研究的结果完美综合才能克服。有序的专业研究必须由完美的综合来克服。“更确切地说,这种状况只有当哲学——作为指向普遍和本质的理论事业——能够给予特殊研究以启发性的推动,并同时经验研究保持开放,以使自身受到经验研究的影响和改变,才能得到真正的克服。”^{[3](P9)}也即,一方面,我们需要哲学,提供普遍性的原则,以提供指导,提供启发、提供动力,提供意义与价值;另一方面,哲学的普遍原则,不能脱离具体科学的研究,而走向玄思空想,而应该对经验研究开放,吸收经验研究的成果,也即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综合概括,以达到对总体的认识,获得普遍性的原则。

因此,社会哲学困境的消除在于,对当代哲学提出的问题作系统的有组织的研究,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等联合起来共同处理。“简言之,任务在于做真正的研究者总是在做的:在最精确的科学研究方法基础上去探讨、追求更大的哲学问题,在他们实体性工作中去修订或限定他们的问题,并且在无失更广泛的背景基础上发展新的方法。”^{[3](P9-10)}这里的关键点,第一,哲学必须发挥主导性的作用,或者说必须提供启发性的动力,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提出时代的问题;第二,哲学问题本身必须融进经验研究,必须吸收科学的研究方法(比如问卷调查法、数据分析等社会研究的方法),问题的答案存在于客观知识的进程中;第三,不能沉浸于经验的研究中,而要在科学研究中不断改变问题的形式、以提出更大的哲学问题。这就需要发挥哲学的主导作用,充分吸收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

霍克海默认为,当代哲学重大问题就是,社会物质经济生活、精神文化和个体心理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关键在于,这三者是如何影响、作用其他,并推动发展的。而对之问题的解决存在着三种路径:“有断言,经济和精神是同一东西的不同表达,具有同样的本质,这是坏的斯宾诺莎主义,或者,随意地,主张理念或精神内容分裂进历史并决定着人类的行为。观念是主要的,而物质生活,相反,是第二位的或是源出的,世界和历史植根于精神,这将是一种抽象的并因此是对黑格尔的误解。或者,有确信,相反,经济作为物质存在是唯一真正的现实,人类的精神、个性,并且法律、艺术和哲学,都是彻底地源于经济,或者是对经济的简单反映。这将是一种对马克思的抽象的并因此是错误的理解。”^{[3](P12)}这三种路径,第一,都天真地假定了个体生存与普遍理性、理念与现实、生活与精神的分离,并导致无能将它们辩证综合起来。第二,这些断言从根基处远离了所有经验的控制;每一种解释同样可能是绝对正确的,并坚定地反对其他的解释。第三,每一种解释都意识或无意识地,都假定了理念和物质过程的完全一致,并且忽视或者是无视与他们关联的复杂的心理角色。霍克海默坚定认为,面对社会哲学的当代任务——任何单独的方法是不够的。只有综合运用哲学主导的社会研究方法,只有充分运用经验研究成果,只有彻底反对任何空洞的形式主义,才能真正地解决时代的问题。

总之,霍克海默认为,社会哲学关注的是从哲学上阐释生活共同体中人类命运的兴衰变迁,解释社会经济、物质和精神文化和个体心理之间关系。当代社会哲学必须同时吸收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优点,将两者辩证统一起来,推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辩证发展。这种社会哲学的阐释,有其积极的意义。第一,表达了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重新开启了社会哲学的研究路向,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形成、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霍奈特的社会病理学,正是对社会哲学的最新推进。^[7]第二,指明了在生存共同体中关切人类命运的社会哲学志向,界定了研究社会哲学的问题域,拓宽了哲学研究的空间。第三,丰富了哲学研究的方法,特别是积极吸收经验科学的研究方法,形成了多学科的唯物主义方法,使研究成果更具有经验根基,更具有现实感,更具有指导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更具建设性的讨论应悬置历史唯物主义学科属性(哲学还是社会科学)之争,转变研究范式,运用多科学的方法直面社会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 [1] 俞吾金. 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而不是实证科学——兼答段忠桥教授[J]. 学术月刊, 2009(10); 段忠桥. 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还是“真正的实证科学”——兼答俞吾金教授[J]. 学术月刊, 2010(10); 等文。
- [2] Hans - Gorge Gadamer,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trans. David E. Lin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 [3] Max Horkheimer,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Social Philosophy and the Tasks of an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in: *Betwee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tans. Frederick Hunter, Matthew s. Framer, and John Torpey, The MIT Press, 1993.
- [4]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ritical Theory*, edited by FredRus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 [6] [匈]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 杜章智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 [7] Axel Honneth, *Pathologies of the social: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social philosophy*, trans. Joseph Ganahl, in: *Disrespect: The Normative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Theory*, Polity Press, 2007.

[责任编辑:贺永泉]